



竹山县秦古镇独山村：

明末三兄弟避乱入山

翻开十堰历史，首先是一部移民史。

明清时期，由于战争、匪乱，一批批迁徙者回望大别山，泣别举水河，一路向西往秦巴山区逃亡，落地生根。

迁徙人流中，麻城张氏自戎、自莘、自信三兄弟在竹山县秦古镇独山村驻足，看到这里“幽而秀坦而舒，众山纤徐葱翠而四围环绕，于是去荆棘、兴土木，集族而比字焉”。

从此，这里成为张氏家族繁衍生息、开枝散叶的栖息地，“人文蔚起，一时称盛族焉”。如今的独山村，仍居住着千余名张氏后人。

移民历史已经远去，留在这里的是挥之不去的迁徙记忆，以及世代相承的文化赓续、同宗同源的精神凝聚。

■文、图/记者 韩玉砚
特约记者 方建华 袁斌



张家大院古村落由传统民居、宗祠古井、山寨、梯田等组成，四周群山环抱。走进这个传统村落，宛如来到一个世外桃源。

家族传说，原籍江西瓦屑坝

天空飘着细雨，站在独山村西头的高处眺望，眼前出现一幅古朴而苍茫的景色：一块高耸而开阔的平地中，房屋高低起伏。在茂林修竹的掩映下，土墙、黑瓦的房屋经过风雨洗礼和岁月雕琢，沧桑古朴中透着深邃悠远。

当地张氏家族营建的张家大院古村落，由传统民居、宗祠、墓园、古井、山寨、梯田等组成，四周群山环抱、溪流纵横，是竹山县建设最早、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。坐北朝南的张家大院，前对方圆数十里的最高峰独山——绵延山上一峰屹然，宛若群龙争攫的明珠，这也是独山村地名的由来。

修撰于清光绪年间的《三礼堂·张氏宗谱》

“猷闯之乱”，三兄弟“逃居竹”

“吾先世遭猷闯之乱，於明季逃居竹，家乘皆失传，不能追溯，以至竹者为始祖可乎？”战火纷飞中，居住在麻城的张氏自戎、自莘、自信三兄弟“逃居竹”，“迁居竹西长岭沟，继迁独山庄”。

明末动荡不安，史料记载，仅明崇祯十六年（公元1643年）正月初二，李自成攻陷承天（今湖北钟祥）；四月初六，张献忠攻占麻城，一次在麻城征兵57000多人……

历史远去，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当年张氏三兄弟扶老携幼，依依不舍离开居住十余年的麻城时是怎样的情形？不过可以肯定是，在他们逃亡的身影背后，战乱的阴影如同寒流般侵袭着中华大地。

在独山村出生、长大，近年来致力于张氏

中记载：“我祖来竹实居邑之长岭沟，旋见大溪之南有（独）山焉，幽而秀坦而舒，众山纤徐葱翠而四围环绕，于是去荆棘、兴土木，集族而比字焉。”其中对独山庄地形的描写，与今日所见不谋而合。

今天的独山村，人口千余人，其中95%以上为张姓。宗谱所记长岭沟（位于得胜镇），只是当地张氏先祖来独山村之前，居住十余年的“中转站”。他们的迁徙，要从千里之外的鄂东麻城，乃至更为遥远的江西“瓦西（屑）坝”的地方说起——“当得父老之传说，原籍盖江西瓦西（屑）坝人也，而江西之家乘惜无传……”

瓦屑坝——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。

这是明朝初期从江西外迁大量人口到皖鄂垦荒的集散中心，学界称之为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圣地之一。据记载，明朝初期经鄱阳瓦屑坝外迁人口达214万人，遍布安徽、湖北等地。史有“北有山西大槐树，南有江西瓦屑坝”之说。

当时，鄱阳湖畔，瓦屑坝上，一队队江西移民登船离岸，从此踏上远离故土、播迁他乡的征程。他们涉鄱湖、出湖口，或溯江而上抵达湖广黄州府各县，或顺江而下流播于南直隶安庆、庐州等地，落地生根，开枝散叶。

可见，在瓦屑坝移民事件中，独山庄张氏先祖迁到了峰连鄂、豫、皖，屏蔽江南、扼中原之咽喉，历来兵家必争的麻城。

格——群山环抱之中，一块高耸而开阔的平地，像巨型舞台般伸展开来。这块平地，在森林之下、溪流之上，隐没于峡谷之中。

自此，三兄弟在独山村这块风水宝地“广置田园，恢弘堂构，盖二百年於兹矣，人丁繁衍，已见派别支分，烟户浩繁，宛如星罗棋布……”以这里为中心，张氏族人向周边地区开枝散叶。如今在竹山秦古镇、擂鼓镇、宝丰镇、竹溪水坪镇、县河镇、泉溪镇、丰溪镇、龙坝镇，以及陕西平利、白河等地，均有张氏族人分布，他们均以独山村为家族发源地。

在那场轰轰烈烈的移民运动中，张氏先祖跋山涉水、不惧艰险、忍辱负重、开拓创新，他们的移民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。

“留下”300余年古村落



雕梁画栋，古民居保存完好

如今的独山村，保存完好的家族祠堂、古民居，规模宏大、设计巧妙、工艺精湛，无一不具有很高的审美意趣和艺术价值，使该村被列入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名录。

从宗谱中的绘图及现存房屋显示可以看出，当年张家大院是一个完整的家族聚落。居高临下观察，整个村落以大院为主体，当年连片分布6幢两进式天井四合院建筑、1座张氏宗祠，1公里外还有3幢一进式联体天井院。虽然部分建筑残破，但除宗祠被拆除所在位置已建独山小学外，多数天井院落的格局依然清晰，清末又新建两幢一进式联体天井院，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古村落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张家大院坐落在一面缓坡的中上部，依自然坡度布局为两列。现存石门及整体青砖木构建筑四合院一幢，屋檐下方有4扇砖雕漏窗，分别采用忠、厚、传、家四字装饰。张才大介绍，在已经拆除房屋的右侧房檐下应该也有四字，分别为诗、书、继、世，取自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。

石门刻有精美图案、纹饰，上方石匾刻有“爽挹(yì)西山”四字，字体苍劲有力。匾额下方的石刻浮雕引人遐想，画面从左到右依次为：波涛汹涌的水面上，一条小船鼓帆前行，翻卷的浪花高过船身，观之惊心动魄；一匹马离开一座四层古塔，正欲踏上一座拱桥，桥的另一头是一座可遮风避雨的亭子……画面精雕细琢、形象逼真。

人文蔚起，一时称盛族焉

古语说：“近山则诚，近水则灵。”几百年来，虽然偏居山乡一隅，以诚实忠厚著称的独山村张家人秉持“耕读传家、诗书继世”传统，“暇田力穡，说礼敦诗，椒衍瓜瓞，人文蔚起，一时称盛族焉”。

300多年来，独山村张氏族人把家训、家规写进家谱，刻于墙壁，宣于族人，很多内容至今仍颇有教育意义。比如《宗谱》中醒目的《圣谕十六条》：“敦孝弟，以重人伦；笃宗族，以昭雍睦；和乡党，以息争讼；重农桑，以足衣食；尚节俭，以惜财用；隆学校，以端士习；黜异端，以崇正学；讲法律，以儆愚顽；明礼让，以厚风俗；务本业，以定民志；训子弟，以禁非为；息诬告，以全善良；戒匪逃，以免株连；完钱粮，以省徭科；解鬻婴，以重身命；联保甲，以弭盗贼。”

这些家训家规影响了该村乃至散播各地的一代又一代的张氏族人。家家户户传承和践行耕读家风，营造民风淳朴、邻里和睦、互帮互助的乡风氛围，讲孝道、重德孝蔚然成风。

不忘桑梓，仍保留鄂东方言

由于秦巴地理环境的封闭，在包括秦古镇独山村在内的竹山、竹溪等多个乡镇中，来自麻城等鄂东地区的移民后裔仍保持着祖籍地方言，造成了独特的“方言岛”现象。一直以来，竹山、竹溪部分乡镇的方言颇受学界关注。

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，现代著名学者、语言学家赵元任就在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中，将竹山、竹溪的方言和黄冈、孝感方言合为一区，叫第二区，并称“这第二区可算作典型的楚语——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的名目的话”。赵元任口中的“楚语”就是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前身。

几年前，语言学者李旭（鄂西籍）、郭沈青对鄂西北地区方言进行了多次调查，发现鄂西北江淮官话主要分布在竹山、竹溪和郧西3县所辖的10多个乡镇中，人口约20万。

两位学者认为，鄂西北地区的江淮官话的语

或许这是张氏先祖对一路跋山涉水艰辛迁徙的回忆，也是他们对未来安宁、幸福生活的展望。

如今仍居住在这座老宅内的张宜成告诉记者，他家房屋墙体宽厚，里面装着碎石、泥土之类，这样的墙既保温又隔热。进得屋来，一进三重的封闭式院落，墙体下部砌长条石，又用长条石平砌；无论木刻花卉、花格门窗，还是石雕门楣柱础，无一不装饰精美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随处可见的雕梁画栋并不稀奇，倒是天井颇可玩味。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，寓意水聚天心，即旧时“四水归堂”，体现天人合一的智慧。天井有地漏（即下水道），高处天井的水可以流到下一个天井，最后一个天井的水可以流到屋外的下水道里。

张宜成说，张氏先人在地漏里放上乌龟，终日不知疲倦地拱来拱去，地漏无论如何不会堵塞。天井里的水最终流到屋外的公共排水系统。公共排水系统以青石为底，以砖石为沿，上面盖上大石板，就成了人行道，既节约了空间，也便于检修。时至今日，独山庄的公共排水系统一直畅通，只是乌龟早已不见。

其他5幢院落均为土坯与木构混合建筑，屋基均为条石，以上砌5排青砖墙体，再上面则为土坯，房屋转角处立砌条石。连片分布的5幢院落格式一样，大门两侧中厅地面由青砖铺就，阶沿和天井池由青石条铺就。



门上石匾刻有“爽挹西山”四字，字体苍劲有力，代表张氏先祖对后人的殷殷期望。



砖雕漏窗装饰有“厚”字图案，可见张家族人耕读的家风。



张家大院内，无论木刻花卉还是石雕门楣柱础，无一不精雕细琢、形象逼真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

一对抱鼓石历经数百年风雨，见证了张氏家族瓜瓞绵绵、人才辈出。